我家有三口人，先生、儿子和我。仿佛三个边界清晰的小国，相处还好，基本上友好睦邻;但也时时狼烟四起，争斗不已。

我因为写作，就有了许多需上邮局的活儿，比如和编辑部往来的稿件给读者寄的书或是复信等等。平日里都是先生代劳，用书包携带了去，回来后我就巴结地向他道声辛苦，倒也相安无事。但天长日久了，他终于不耐烦起来。

那是一个星期天，我正预备包饺子。他气哼哼地从邮局回来了，对我说:“排了半天的队，还挨了一顿训。这真不是人干的活儿”我说:“先喝口水，消消气。”

他说:“少来讨好我。今后我不干这活儿了。”

我说:“那可怎么办呢?又不能为这事雇个小时工。他说:“雇也没人干。这事太磨人。”

我说:“那也不一定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”

先生快活起来说:“这么说你打算为这件事出点血了?这么着吧，你说说每个月准备出多少钱，我看看承包了是不是合算。赚的钱进我的小金库,你管不着。”

我说:“行啊。好商量。你先开个价吧。先生很慎重地想了想说:“每月500元。”我惊叫:“真够黑的啦!咱家哪有那么多的钱?”他摇着头说:“就这我还不乐意干呢!可惜别无分店。我说:“那我自个儿干得了，还给咱家省了这笔钱。”绝望中突然杀出一匹小黑马，儿子见义勇为地说:“妈，这事就交给我

吧。甭500了，每月400块钱就行。”我说:“好好，凡事有了竞争就好。先生当仁不让地说:“儿子你不要抢我的差事。现在我宣布降价，每月300元就干了。”

我朝儿子说:“你呢?什么态度?”到底是少年人干脆，他眼睛都不眨地说:“200。我每月200块钱就行

我透巡四周说:“怎么样?还有更低的吗?”说着拿起面杖，预备一杖敲下去定音。

先生忙对儿子说:“咱俩不能鹂蚌相争，让你妈渔翁得利。”儿子不为所动，坚持说:“君子一诺千金。”

我说:“咱们就这么定了吧?”

先生忙不迭地改口说:“我变了，变每月100了。100就行。”

儿子毫不退缩，说:“那我50。每月50块钱，我把我妈的信都包发了怎么样?”

我微笑地瞅着先生，说:“看来任何事情都不能搞垄断封锁，所以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。”

先生气壮山河地站起来，悲壮地说:“我现在宣布，发信不要钱了。反正我以前也是无偿服务，今后就一如既往罢了。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辈子都做好事也不难。”

儿子在一旁悻悻地说:“妈，现在要想把您招的标从我爸手里抢回来只有倒找给您钱了。”

我说:“儿子，这事你就让给你爸了吧。以后我要是有时间，尽量争取自己上邮局。现在你们知道下一步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吗?”

父子俩一齐说:“是什么呀?”

我说:“包饺子啊!吵了这么长的时间，面都醒过头了!”说着把撵面杖重重敲下。